

〔日〕三岛由纪夫 著 杨槐 译

愛

明

潮

騷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骚 潮 的 爱

〔日〕 三岛由纪夫 著

杨 槐 译

马 途 校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[京]新登字 194 号

爱的潮骚

[日]三岛由纪夫 著

杨 槐 译

马 途 校

*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南长街甲 8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山东肥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13.875 印张 字数 300 千字

1992 年 3 月第 1 版 1992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 册

ISBN 7—80094—038—1/I·21

定 价:7.80 元

序

一

海相信自己的澄净力，能容乃大。

人要求食物绝对精美，会使胃肠萎缩。真空般的无菌病房，不能锻炼出坚强的免疫力。

中华民族不仅勇敢勤劳，也以她卓越不凡的智慧创造了别树一帜的东方文化，相信在未来的世纪中，必将吸收外来文化的一切优点，对世界文化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，使自己更加突出于世界民族之林。以医药的发展为例，先民们敢将蛇、蜈蚣、蝎、水银、钩藤、南星……用来治病，假如害怕而拒绝这些药材，那么，中华医药文化，便不会有如此灿烂的今天。

鲁迅先生深知此中奥妙，曾倡导“拿来主义”，这是有历史眼光的。当然“拿来”不是生吞活剥，而是经过分辨、选择、消化、吸收和发展，以剔其糟粕，扬其精华，增添养料，开拓心胸。要把立足点放在高瞻远瞩的主动位置上。我们积极地理解鲁迅先生的学说，视野会广阔得多。面对形形色色的外来文化，保持清醒的鉴别力，从全新的角度，去博览群书，磨练判断力，才能真正做到开卷有益。

社会生活的千姿万态，决定了文学世界的丰饶深厚。有些作品不用争议便会获得一致好评或相反评价。有些作品，尤其

是出自世界观方面具有病态的作家之手，情况就比较复杂，需要长期争论，具体分析，才能逐步得出科学的结论。这种分析研究不是少数专家的事，而是应当提供机会，相信群众，由广大读者参与，让他们在江河湖海中训练出游泳能力，才能战胜风涛，到达相对完美的彼岸。

精神活动不同于病理解剖。一部著作的局限也不同于发炎的阑尾可以一割了事，用机械的方法替代辩证的施治，预后不良。象马克思所嘲弄的，“倒洗澡水时连孩子也泼掉”，或害怕泼掉孩子而珍藏洗澡水，这都是不妥的。

对待世界闻名的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，也不能例外。

二

作家永远是民族和时代的儿女。

一切精神产品，离不开她诞生的具体时空。

同一时空中的人允许有相反的选择。

同一作家允许有质量相去甚远的作品。

同一部书出现矛盾的现象也是司空见惯的。

有时，成功因素中孕育着失败的酵母。

三岛由纪夫具有卓越的艺术才华，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文学成就。同时又有深受日本军国主义毒害的法西斯意识，并且自觉的抛弃才华横溢的年轻生命，怀着当武士道英雄的愚昧渴望，走上了为军国主义殉葬的自杀之路。其行为由他个人和军国主义残余势力负责。而应当引起的是每个民族认真的思考和自省，不断地纯净哺育儿女的乳汁，清除其中病态因素，减少反动意识的殉葬品，培植一批批优秀人物，去美化世界。

三岛由纪夫的言行，并非孤立的唯一标本。要弄清这类人思维的来龙去脉，还其历史真面目，就要剖析这位唯美主义作家。

作品与作家的世界观是分不开的，但又不完全是一回事。忠于现实生活的作家有时可以违背自己的偏见，反映出若干本质的时代真实。尽管这种反映又时而带着他的局限性。

三岛由纪夫从早期艺术上的唯美主义，转化到 60 年代后政治上的天皇主义，二者既有内在联系，又不能简单等同。后期著作闪出早期唯美意识的回光；早期小说选择生活形象的迷惘，蕴蓄着后来导演政治闹剧的基因。

三

译者是一个年轻的文化工作者，他选出三岛由纪夫早期作品中内容形式都相对出色的三部长篇小说，用忠实凝练的译文，为我们提供了鉴赏和研究的材料。

《潮骚》是一部歌颂青春之恋的牧歌式小说。通过对青春和力的美的描绘，作者表达了爱情的胜利必须靠自力去争取的主题；通过对小小渔岛田园诗般生活的描绘，作者寄寓了自己的一种社会理想。把一个爱情故事看做是汹涌而来的时代潮声，定名为《潮骚》，这里，就似寓有作者的深意所在。从这不难看出，作者在西方文明浓重笼罩日本的情况下，具有复旧的民族主义思想倾向，这驱使他终于走上了军国主义思想的错路。

《美德的蹒跚》，晚于《潮骚》三年，发表于 1957 年。小说描写了一个贵族夫人视婚外恋为进口的珍品，便驶着官能的

小舟闯入现实迷茫的大海，历尽痛苦的浮沉，抛弃了悖德行为而貌似解脱，但内心深处，仍未摆脱野性的留恋。以心理刻画见长的这部小说，通过故事的展开，说明道德的否定不能遏止感情的饥渴，感官的满足又带来道德方面的危机和忧虑，在自我矛盾中揭示了贵族生活的空虚、贫乏、虚伪与糜烂。

《爱的渴望》，描写一个在爱情生活上追求灵与肉统一的女人，在不爱她的丈夫夭亡后被公爹所霸占。她暗地却单恋着家里的一个青年佃工，但在深夜的最后约会中，发现这个佃工是一个不懂精神爱的不同质的粗野灵魂。理想破灭了，她于是杀死他，以拒绝自己那虚妄的幸福爱情的追求。这说明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，在封建家长的淫威统治下，她的追求非但不能实现，而且只能使自己沉沦在被污辱、被损害的不幸命运中。

从这三部小说，我们可以看到，作者善于浓墨重彩地渲染大自然的风物美和社会习俗的风情美，来烘托和强化人物形象的艺术魅力。象《潮骚》男主人公在台风之夜泳入恶风浪抢救遇难的航船；象《爱的渴望》的女主人公参加乡村社祭篝火晚会在舞狮的人潮中追逐年轻的佃工，都是令人倾倒的唯美主义彩绘的场面。《潮骚》的男女主人公，在空楼中约会，楼外是暴风雨的轰鸣，楼内是在火堆旁烘烤湿衣的男女的赤身拥抱。描写这情景，色情的点染一句也没有，令人没有任何猥亵感，反而觉得他们的爱情是那样的纯正和圣洁。东方的道德和西方的浪漫得到了和谐的统一。作者高超的艺术技巧，是值得我们重视和学习的。

战争给日本朋友们带来巨大的灾难。我们希望岛国多出优秀的艺术家，以作品来丰富人类的文化宝库；同时也希望不再出现三岛由纪夫那样政治倾向的历史人物。这预约是善良的愿

望。今天，文学歌颂净化总比提倡狭隘的民族主义为佳。读者心有宝镜，对照自身经历的现实与前哲名著去审视作品，其对象又不仅限于三岛由纪夫与日本文学了。

柯文辉

1992年4月21日于无斋

068303

目 录

序

潮骚	(1)
美德的蹒跚	(131)
爱的渴望	(263)

潮

骚

第 一 章

歌岛是个有一千四百多人口，方圆不足一里的小岛。

岛上有两处最宜眺望风景的优美场所。一处是近在岛的顶端、面向西北建筑起来的八代神社。

从这里，可以俯瞰全岛，远眺与湾口相连的伊势海四周。北边与知多半岛相近，渥美半岛从东向北延伸着，向西隐约可见由宇治山田到四日市的海岸线。

登上砌着二百磴的石阶，在有一对石狮子戍卫的神社牌坊下四眺，可以看到被这种远景环绕的酷似古代格调的伊势大海。这里原来林木交错，有形成牌坊状的“神社之松”，给眺望增添了诗情画意，但数年前，它已经枯死了。

松树披上新绿，附近的海面染上了春天海藻般的红色。西北季节风从港湾频频吹来，又给在这里眺望平添了一派寒意。

八代神社是祭祀海神龙王“绵津见命”的所在。对龙王的崇拜是在渔民的生活里自然形成的，他们总在祈求海上的平静。如果遇上海难求救的话，头一件事就是先向这个神社拜献供金。

八代神社有六十六面铜宝镜，其中，有八世纪的葡萄镜，也有日本仅有的十五六面六朝时代的仿古镜。镜子背面

雕刻着麋鹿和松鼠，活物是在远古时代从波斯森林，远涉大陆重洋，旅行了大半个世界才来到这里的。如今它们已在这个岛上定居繁衍了。

还有一个更适于眺望的最美的地方，是位于小岛东山顶部的灯塔。

矗立着灯塔的断崖下，伊良湖海峡的海啸声不绝于耳，连接伊势海和太平洋的这个狭窄的海门，在有风的日子，总是翻卷着漩涡。隔着海峡，接近渥美半岛的边缘，那荒凉多石的海岸上，屹立着伊良湖海岬的小小的无人灯塔。

从歌岛灯塔向东南望去，太平洋的一角就闪入眼帘。在刮强西风的黎明，越过东北方向渥美湾的群山，有时可以遥见富士山巅。

由名古屋和四日市进出港的轮船，穿过散布在从湾内到外洋的无数的渔船，驶进伊良湖海峡的时候，灯塔员便举起望远镜了望，快速地念着船名。

在望远镜的视野里，三井系统的一艘一千七百吨的货船十胜号出现了，两个穿着工作服的船员，正一边走路一边交谈。

不一会儿，英国船达里斯曼号进港了，清楚地显现出在上甲板上做投圈游戏的船员的小小身姿。

灯塔员伏在值班小屋的桌子上，在船舶通过记录簿上，记上船名、信号符号、通过时间和驶往方向，并将这些编成电文与港口联络，在港口的货主据此迅速地进行工作准备。

午后，西斜的太阳被东山遮住了，灯塔附近的光线暗下来。明净的海空，鸢在飞翔。在海空高处，鸢象自我测验似

地轮换伸展着两只翅膀，时飞时停。蓦地，在空中一个急降，又滑翔般地平空飞去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一个年轻的渔人，手提着一条大比目鱼，从村里向灯塔的山道上急急走去。

前年，他从新制中学毕业，刚满十八岁。高高的个子，匀称的体形，幼稚的相貌，正和他的年龄相称。黝黑的皮肤，岛上人们特有的漂亮鼻子，干裂的嘴唇，大大的黑眼睛异常明澈，这都是依海为生的人从大海得到的恩赐，绝不是他脑力劳动的结果。他在学校的成绩相当低劣。

今天一天，他都穿着捕鱼的工作服。父亲辞世遗下的裤子和粗糙的上衣也穿在他的身上。

年轻人已经离开寂静的小学校园，走上水车旁边的坡道，登上石阶，来到八代神社里面。在神社的庭院里，被薄暮笼罩的桃花显得有些朦胧发白。从这里到灯塔，用不了十分钟就可以登上去了。

那道路实在崎岖不平，没有训练的人即使白天也会跌倒，可年轻人就是闭上眼睛，脚也能踏着松树根和岩石行走。象他现在这样，一边想事一边走也不会失脚。

在残阳夕晖里，载着年轻人的太平号早就返回歌岛港了。年轻人每天同船主和另一个朋友，乘着装有发动机的小船去捕鱼。回到港口把捕获物移到合作组的船上，再把原船开回海滨之后，年轻人就提着比目鱼准备送到灯塔长家去。当顺着海边回来的时候，在暮色苍茫的海滨上，向海岸牵拉渔船的号子声还在喧闹哩。

一个陌生的少女，把被称做“算盘”的坚固木桩埋在砂土

里，倚着它歇息了。这个木桩是绞盘牵引渔船上岸垫在船底移动船只的工具。少女在劳动结束以后，就把它作为少息片刻的依靠了。

额头出着汗，脸颊泛着红。寒冷的西风飕飕地吹过来，少女那因劳动而发热的脸颊迎着寒风，一头秀发随风飘拂，十分诱人。她穿着没有棉袖口的扎口式妇女劳动服，手上戴着弄脏了的粗白线手套。健康的肤色和其他女人没有什么不同，可眉清目秀，神色恬静，一直凝视着西方的海空。那里，黑云堆积的缝隙里，沉着夕阳的一点残红。

年轻人不认识这张面孔，在歌岛上当然也不会有人认识，这是一眼就可以看明白的。少女不象外乡人的装束。只是独自一个人出神地凝视着大海的那种姿态，和岛上快活爽朗的姑娘们不大相同。

年轻人特意走到少女跟前，象孩子看到新奇东西似的，站在少女对面凝目注视。少女轻轻皱起眉头，不看年轻人一眼，依旧一个劲儿地盯住大海的远方。

不爱说话的年轻人，察看结束后快步离开了。这时，他因一时充满好奇心而带来的幸福感，却把他弄得茫然了。这样一种失礼的察看，在攀登灯塔山道的时候，唤醒了他的羞耻心，顿时在他的面颊上显露出来。

年轻人从松林的隙缝中，盯着前面的大海，听着节奏强烈的海潮声。月亮出现之前的大海是非常黑暗的。

拐过了传说有一个丈把高女妖徘徊的寺前漫坡，开始看到了灯塔上高高的明亮窗户，那灯光映入年轻人的眼帘。村里的发电机早就出了故障，村里人只能点煤油灯照明了。

拿着鱼常常到灯塔长那里去，是为了感激灯塔长的恩

义。在新制中学毕业考试的时候，年轻人不及格，要延长一年毕业期限。由于总去灯塔附近拾松柴而和灯塔长太太接近的母亲，向太太诉说如果拖延儿子的毕业，生计就将难以维持了。太太和灯塔长说了，灯塔长恳求了关系不错的校长，所以青年人得幸免除留级，届时毕了业。

离开学校，年轻人开始了捕鱼生涯。常常把捕获物送上灯塔。因为这样，灯塔长夫妇非常喜欢他。

在灯塔的水泥台阶前面，是有一小块田圃的灯塔长的宿舍。在厨房门口的玻璃门里，太太的身影走动，好象正在做饭。年轻人从窗外打个招呼，太太推开窗户。

“啊，是新治呀！”

默默地接过送来的比目鱼，太太高声叫道：

“孩子他爹，久保送鱼来了！”

从里边传来了灯塔长敦厚的声音：

“真是太谢谢了！啊，快请进来，新治！”

年轻人站在厨房门口踌躇着，比目鱼已被放到白珐琅大盘里了。从那微微喘动的鳃里流出的血渗到了白细光滑的盘面上。

第 二 章

第二天早晨，新治又乘着师傅的船出海捕鱼去了。映着薄阴的晓空，海面一片灰白。

到渔场需要一个小时左右。新治身系黑色橡皮围裙，从上衣胸前一直垂到膝部。手戴长橡皮手套。在银灰色的晨空下，他站在船头，一边向船行进的太平洋方向眺望，一边想着昨天晚上从灯塔回来就寝前的事情。

……在炉灶旁边吊着一盏昏暗的煤油灯的小屋子里，母亲和弟弟在等着新治的归来。弟弟已经十二岁了。自从父亲在战争最后一年被机枪扫射去世，一直到新治出来干活的这些年，全靠母亲当渔女支撑着一家的生活。

“灯塔长先生高兴了吧？”

“噢。让我进屋，还招呼我喝可可茶哩。”

“可可茶是什么？”

“象西洋粘糕小豆汤一样的东西。”

母亲不会做菜，只会搞一些生鱼片、醋拌凉菜或者囫圇个儿烧鱼吃。盘子上的竹麦鱼就是为新治囫圇煮的。没有好好洗就煮了，所以吃鱼时屡屡就着砂子一起咀嚼。

新治暗暗期望：由母亲嘴里把饭桌上的话题转到那个不认识的少女的传闻上，可是母亲是个既不发牢骚，也不传闲